

晚清风云人物史话



光绪帝

王伟 著



晚清风云人物史话



光绪帝

王伟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绪帝 王伟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6

(晚清风云人物史话)

ISBN 7-105-05521-9

I. 光... II. 王 III. 光绪帝(1875~1908)-
人物传记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5544 号

光绪帝

作 者: 王 伟

责任编辑: 马淑贞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e56.com.cn>

电 话: 010-64228006 64211734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4 字 数: 73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8.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晚清风云人物史话

编委会

主编 / 刘树发 阿曼泰

编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朱东安 刘树发

陈铁健 阿曼泰 尚明轩 姜涛

高建中 贾熟村

丛书策划 / 高建中 阿曼泰

《慈禧太后》 《光绪帝》

《李鸿章》 《袁世凯》

《荣禄》 《康有为》

《梁启超》 《张之洞》

《翁同龢》 《孙中山》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天子	(1)
一、即位	(1)
二、成长	(6)
第二章 亲政	(19)
一、训政	(19)
二、选后	(23)
三、大婚	(28)
四、亲政	(30)
五、甲午战争	(33)
第三章 变法前夜	(38)
一、康有为的变法主张	(38)
二、变法酝酿	(45)
三、诸臣接见康有为	(50)
四、光绪帝的思想变化	(54)
五、维新派的形成	(56)
第四章 百日维新	(61)
一、颁诏定国是	(61)
二、光绪帝召见康有为	(66)
三、变法的主要内容	(69)
四、新政受阻	(78)
五、变法维新进入新阶段	(84)
六、维新变法的高潮	(93)

第五章 变法失败	(99)
一、慈禧的政变密谋	(99)
二、维新派的应对之策	(101)
三、戊戌政变	(107)
第六章 变法失败后的光绪帝	(112)
一、瀛台囚徒	(112)
二、废立之谋	(115)
三、光绪帝最后的生活	(118)
四、光绪帝之死	(122)

第一章

少年天子

一、即位

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庙号为德宗景皇帝。即位后改年号为“光绪”，习惯上称之为光绪帝。

载湉于1871年8月14日（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生于北京城内西南角太平湖的醇王府（今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其家世非常尊贵显赫，父亲是道光皇帝的第7个儿子醇亲王奕譞，母亲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叶赫那拉氏。所以，他既是同治皇帝的嫡堂弟兄，又是嫡亲姨表弟兄。

载湉是皇室宗亲，须列入皇族谱牒，即《玉牒》，属“载”字辈，名字应该是三点水儿旁。由皇上赐名，父母不能做主。在他出生的第2天，醇亲王奕譞入宫为他请回了一个吉祥美好的名字——“载湉”。载湉中的“湉”字取义于晋代文学家左思的《吴都赋》：“澶湉漠而无涯”，即水平静流动的意思。唐代诗人杜牧也有诗云：“白鹭烟分光的的，微涟风定翠湉湉。”杜牧这两句诗的意境，正切合“太平湖”的涵义，更符合载湉出生地——醇王府槐荫斋前一片红莲碧叶、波光如镜的景色。

在醇王府中，在父母身边，载湉只生活了4年。关于这4



晚清的北京街道

年中载活的生活，从留下来的记载中，我们只知其胆子小，但通过人们的想象，我们可以去塑造出一个亲王府中小贝勒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形象。1874 年底，同治帝突然病死，载湫被推上皇帝宝座，他的命运完全改变了。

同治帝 6 岁即位，18 岁亲政。亲政 1 年之后，病死，无子。由谁来继承皇位，成了紫禁城中最重大的问题。

1875 年 1 月 12 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夜，包括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军机大臣宝鋆、文祥、李鸿藻、翁同龢在内的 20 多名亲贵重臣被火速召集到养心殿西暖阁。在这里，将要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由谁来继承皇位，由谁来统治大清帝国。

西暖阁御前会议的经过，亲历其事的翁同龢在日记中写到：“戊正，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

社为重，请择圣而立，然后恳请垂帘”。慈禧太后召集重臣召开紧急御前会议是为了决定帝位归属。但是会议刚开始，慈禧不提立嗣之事，却是先问以后怎么垂帘听政，这一问至关重要，大出在场诸臣意料之外。慈禧的这一问表面上似乎是偏离了会议的主题——立嗣，实际上却是真正决定帝位归属的一问。其中的奥妙在于，慈禧通过这一问使垂帘听政成为立嗣的前提，选谁来承继帝位则需按照垂帘听政的标准进行。

垂帘听政的前提既然确立，立谁为嗣也就非常简单清楚了。当时诸臣属意的几个人，无论是“溥”字辈的溥伦等人，还是“载”字辈年长一点的载澂（时年17岁），都不是慈禧心中满意的嗣君人选。要垂帘听政，就必须立与同治帝同辈的“载”字辈为嗣，承继咸丰皇帝的统序，这样慈禧才能以太后名义垂帘听政。如果立“溥”字辈，就必然是为同治皇帝立嗣，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就成了皇太后，慈禧也就成了太皇太后。要垂帘听政，也该是由阿鲁特氏来垂帘听政，而不是慈禧。所以慈禧要垂帘听政，就必须立幼君。幼君在位，太后才好垂帘。若立长君，即使垂帘，也不会长久。用慈禧的话来说就是“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

在慈禧心目中，满意的嗣君人选只有一个人——4岁的载湉。载湉继位，慈禧垂帘听政就会合情合理。而且载湉的父亲是慈禧的小叔，载湉的母亲又是慈禧的胞妹，载湉也既是慈禧的侄儿，又是慈禧的外甥。慈禧选择载湉做嗣君，无疑也怀着这样的想法：载湉与自己的血缘关系如此亲近，只要能够善加抚养，严以母仪，择以良师，教以孝道，未必比不上自己亲生的儿子——同治帝。

于是，在西暖阁会议上，以种种理由否定了王公大臣们提出的嗣君人选之后，慈禧以绝对不容争议的口气对参加御前会议的诸王群臣们说：“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指慈禧与慈安太后）同一心，汝等敬听”，随即宣布以载湉为嗣君。面对这样一个毫无思想准备的嗣君人选，诸王群臣都大为惊讶，不知所对，却又慑于慈禧的地位和威望，不得不服从。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述了西暖阁会议上一个后来流传史册的场景：在慈禧宣布嗣君为载湉之后，跪着听命的醇亲王奕譞大惊失色，立刻爬伏于地上，连连叩头，继而失声痛哭，以致昏倒在地，旁近诸人甚至不能将他扶起。自幼生长宫廷，年仅35岁，已经贵为亲王的奕譞，对宫廷政治和权力争斗无疑已有深刻的体会。他虽然并非对政治和权力不感兴趣，却深谙持盈守虚之道，曾亲题王府正堂为“思谦堂”，壁上条幅为“福祿重重增福祿，恩光辈辈受恩光”。他还曾让工匠特制了一件“欹器”（容器，放入一半水可以保持平衡，注满水就会全部倾覆），并亲题“谦受益，满招损”。奕譞在这样的重大场合竟然如此严重地失态，无疑是他当时那难以言表的心情的写照。奕譞此时的心情颇难捉摸，也许是想到自己的儿子做了皇帝，感到一种殊荣；也许想到从此亲情两断、骨肉生分，将来的父子关系变成了君臣关系，感到一种隐痛。但不管奕譞心中作何感想，如何痛哭流涕，大局已定，接下来的该是办理迎嗣君入宫的事了。

负责迎嗣君入宫的是御前大臣和孚郡王。当时已是深夜，狂风怒号，沙土飞扬，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夜。御前大臣和孚郡王在这紧要时刻，不敢片刻耽延，率领一队士兵，往西城醇王府

疾行而去。随从有一乘 8 人抬的黄轿，用来迎接幼帝入宫。到了醇王府，经过一番忙乱的仪式，待宣旨完毕，载湉就被抱进轿中，一行人又迅速返回紫禁城。次日黎明，在数百枝灯烛的映照之下，载湉被接入紫禁城中。按照清廷的惯例，他要到大行皇帝灵前跪拜，4 岁的载湉跪在同治皇帝遗体之前，放声痛哭。这一夜，紫禁城中的大多数人，包括两宫皇太后和在宫中的王公大臣们，都一夜未眠。第 2 天，一道诏书随即发往各地，把新皇帝即位和皇太后重新垂帘听政的消息向全国宣布。

1 个月之后，1875 年 2 月 25 日（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正是钦天监选定的上吉之日，在紫禁城中的太和殿举行了新皇帝登极大典。于是载湉就成为了大清王朝的第 8 代第 9 位皇帝——光绪皇帝。



謂愛之，雖靜而之福晉，亦不許親近，蓋限於名分也。名分可以親愛皇上者惟西后一人，然西后絕不以爲全，故皇上儉行異常。……」

马背上的光绪帝

二、成 长

自 1875 年(同治十三年)入宫即位,到 1887 年(光绪十三年)亲政,光绪从一个 4 岁的孩童成长为英气勃发的少年天子。在光绪的成长过程中,首先必须提到的人无疑是慈禧太后。

应该说,慈禧之所以会选择载湫继承帝位,以及她与载湫之间特殊的亲缘关系,都足以表明至少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对载湫是有所期望的。在载湫进宫之后,慈禧要光绪帝喊自己为“亲爸爸”,却要他喊慈安太后为“皇额娘”。慈禧在对光绪帝的教育过程中,也对帝师翁同龢等人特别强调要培养光绪帝的孝心。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中说:“当光绪皇帝初进宫的时候,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象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掉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这些都说明慈禧是想要培养光绪帝与自己之间的母子之情的。慈禧后来对大臣说:“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減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慈禧的这段话,应该是发自内心。这些都说明在光绪入宫之后,慈禧确实想要把光绪培养成为能够一个代替自己亲生儿子的皇帝。但是

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慈禧的种种做法,使她的目的落空了。最终的结果是使得光绪帝对慈禧毫无敬爱之心,而只有畏惧之感。

真正对光绪帝的成长有重大影响的不是慈禧,而是其老师——翁同龢。

1876年1月8日(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慈禧颁懿旨:“皇帝冲龄践祚,亟宜乘时典学,日就月将,以裕养正之功,而端出治之本。著钦天监于明年四月内选择吉期,皇帝在毓秀宫入学读书。著派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读。”

翁同龢,字声甫,江苏常熟人。他和他的父亲翁心存都曾经做过同治帝的老师。从1876年到1897年2月书房撤销,他负责书房事务前后长达20多年,因此他对于光绪帝的影响也最大,彼此之间的感情也最深。

慈禧之所以任命翁同龢为毓庆宫行走,大致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翁同龢当初在教同治帝读书时,小皇帝很爱听他讲书,让他授读光绪帝,一定“堪称此任”;其二,翁同龢为人平和,遇事机敏,这样的性格最能与小皇帝处好关系;其三,翁同龢在办理同治帝丧礼和拥立光绪帝两件事上,对她表现了很大的忠诚,让他主持毓秀宫书房,慈禧很放心。

翁同龢授讲好,有多方面的原因,他娴熟经史,学问颇佳,而且入直过上书房,对于书房进讲颇有经验。更主要的是他深知所教的学生并非普通学生,而是一代天子,典学成否,直接关系到大清王朝的国运,非同小可。因此,为了能够教好皇帝,翁同龢付出了大量辛劳。每日早晨4点左右入

值,下午4点左右回家,一年四季,除了生病,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几乎天天如此。他的教育方法也非常灵活,见到皇帝精神疲倦,读书无气力,就暂停讲习,让皇帝离座休息,到庭中散步,藉以舒筋活气,消除疲劳。

清廷对于小皇帝的教育历来十分重视。皇帝的功课是按吃饭时间安排的,分为膳前膳后两部分。设有满功课、习武、汉功课3部分。满功课主要是学习满文、满语,由满族官员担任授读,他们不称师傅称谕达。习武包括骑马、射箭、使用刀枪。汉功课主要包括四书五经和史书。此外,还要参加重大的祭祀活动,接见大臣。

1876年3月16日,是光绪帝开蒙第1天。这一天,除了翁同龢与夏同善之外,在场的还有恭亲王奕訢、僧格林沁的孙子伯彦诺谟祜等。光绪帝坐北朝南,面前陈放着一张矮小桌子,上面摊着笔墨纸砚。行礼过后,翁同龢以笔蘸墨,写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8个颜体大字。接着,握着光绪帝的手在事先准备好的朱书红格纸上将8个字重描一遍。写字之后,便是认字。翁同龢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两个字:“帝”、“德”,放在光绪帝面前,念了两遍,光绪帝随声诵读。接下来,进讲《帝鉴图说》的第一篇《三皇五帝》。翁同龢以手指画,反复陈说,讲得既浅显,又明白,光绪帝“似有所悟”,并手指尧舜二帝像,显得很开心。汉书授读结束后,伯王又教了光绪帝满文第1个字母。全部功课加起来前后总共不超过1个小时,第1天就这样结束了。

1877年,夏同善外放江苏学政,此后几年书房又陆续添派了孙家鼐、孙诒经等几位师傅。尽管书房添了几位师傅,

但翁同龢的责任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1883年7月,慈禧当面告诉翁同龢,以后书房交由他主持,把皇帝教育的重任全委交给他。

光绪帝入学时太幼小,而且身体不好。由于离开父母,起居没有规则,一顿早膳往往需用1个多小时,饭菜多凉,因此时常呕吐腹痛;有时睡觉,因太监照顾不周,从炕上滚下来,跌得鼻青眼肿。这一切都会影响他的学习。翁同龢在日记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

书房的头两年,功课主要是认字、听讲、读生书、背熟书。规定每日生书读20遍,熟书读50遍。光绪帝由于身体不好,气力不足,畏难怕读,常常读到一半就不肯再读了。师傅催促,则不开口。皇帝幼稚不明事理,既不能打,又不能骂。翁同龢不免申斥几句,结果是小皇帝哭喊不停。加上光绪帝性格倔强,又好用意气,一赌气就是十天半月不开口。翁同龢“温言怡色,徐徐引得”,但效果不大。翁同龢只好求助于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于是奕譞时常到书房走动,颇能配合翁同龢管好书房。醇亲王一到书房,先是厉声训斥,接着和颜悦色温语劝导一番。对父亲的一威一震,光绪帝颇有所畏惧。然而时间一久,又故态复萌,一切照旧。1876年以后,醇亲王为了避嫌,很少到书房,有时翁同龢请他协助,他总是支吾推辞。

因为皇帝不好好读书,翁同龢与其他师傅协商后,当着光绪帝的面规定:生书读20遍,熟书减到30遍,采用“记书签”的计算办法,读完为止,不再增加,光绪帝欣然接受。但是孩子还是怕多读,怕背书。因此时间一久,仍复旧景,不肯

多读。光绪帝尽管年纪小,却对读书有自己的见解:“既已熟矣,何多读乎?”认为读熟不在遍数多少。翁同龢与其他师傅只得又一次想办法,与光绪帝当面协定,不计遍数可以,但以书读熟为准。然而对于“熟”的标准,师傅和学生意见又常常相左,不能一致。学生认为熟了,而师傅恰恰认为还不熟,彼此经常发生矛盾。孙家鼐想出了一个办法,叫作“静坐法”,顾名思义,就是你不读不背,干脆让你坐在那儿不许动。这实际上是民间私塾老师罚学生站墙角的变种。结果光绪帝又是吵,又是闹,继而大哭。翁同龢本不同意这种做法,遂即宣布取消,才使事情平息。

1878年书房改为整功课。整功课极其繁重,年幼的皇帝每天须早晨5点左右起床,早晨6点左右进书房。读满文、背熟书、念生书、写字、作论,整日读书,又忙又累。光绪帝畏难情绪严重,到后来,干脆不开口,就是不读。翁同龢认为长此放纵下去,他无法向两宫皇太后交待,甚至遇到光绪帝大声哭叫也全然不顾,仍持之以恒。光绪帝就又用拖延时间的办法,达到不背书、不读书的目的。“汉书攻读不得,变法于满书,满书既延,则生书不能读,生书既减,则仍归到熟书”。孙家鼐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仿照“起居注”的形式,做了一本《内省录》,将皇上在书房内的过错逐日登记在上面,必要时呈供太后阅看,目的是借此来约束光绪帝。结果光绪帝气得大骂,甚至将案几上杯碗掷地打碎,不顾太监跪请和师傅的阻拦,直冲出书房,奔回宫内去了。

皇帝罢课,绝非小事。翁同龢立即请总管太监转奏太后,并宣布取消《内省录》,请皇上立即回书房。皇帝怒气未

消，又碍于面子，就是不肯来。第2天，慈禧召见翁同龢，当着翁师傅的面，把光绪帝训诫了一番，要他读书听话勿淘气。翁同龢也趁机承认师傅有错，光绪帝这时才同意回到书房。皇帝重新回到书房，师傅们如释重负，笑脸跪迎。翁同龢首先代表师傅们再次赔礼道歉，并说：师傅的那些做法固然不好，但也都是出于爱护皇上，是为了让皇上把书读好，将来为天下做事。接着又表示，以后若有图画之类的书一定找来给皇上看。但皇帝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膳前功课须在午正1刻（中午12点左右）结束，否则回宫太迟，会让太后担心，师傅们一口答应。

经过光绪帝“闹学”这件事，翁同龢和其他师傅得出了一个教训：罚不当教。于是决定改用正面鼓励，以表扬为主的方法。首先从生活上关心入手，使师生之间的感情由僵持变为融洽。师傅们大都儿孙绕膝，当然知道爷爷如何疼孙子，所以翁同龢一讲，其他师傅无不表示赞成。每当光绪帝进书房，翁同龢总要先看看皇帝的气色如何，摸摸光绪帝的手心烫不烫，柔声询问一番。如果发现光绪帝体有不适，当即表示读书的遍数可减，遇到实在无法读下去的情况时，干脆不再强求，或唤总管太监来，奏请提前下书房。有时暂作停顿，让皇帝到庭中散步、休息、吃茶点。结果效果很好。一次光绪帝因腹痛，未进早膳就来书房，书读到一半，忽然不开口了。翁同龢经过细致询问，方知尚未进早膳，立即传太监送来点心，并表示提前下课，又把光绪帝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师傅的表扬，使光绪帝精神振奋。又有一次，光绪帝根据《帝鉴图说》中的图画，在书房内画了一幅《天人交战图》，画中的